

海女文化

日韩海女与中国蜆民的渊源

李相海◎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海女文化

日韩海女与中国蟹民的渊源

李相海◎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女文化 / 李相海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113-6580-4

I. ①海… II. ①李… III. ①渔民—风俗习惯—日本
②渔民—风俗习惯—韩国 IV. ①K893.132.8 ②K893.126.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8983号

● 海女文化

著 者 / 李相海

责任编辑 / 晓 棠

封面设计 / 大燃图艺

版式设计 / 大燃图艺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 字数: 266 千字

印 刷 /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6580-4

定 价 / 4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 (010) 64443051 传 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海女采鲍的情景 日本三重县鸟羽市



海女采到的天然鲍鱼 日本三重县鸟羽市菅岛



制作干鲍 日本三重县鸟羽市国崎町



我离开故土已经 19 年了。至于离开我生长的那个小小的村庄就更加久远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想衣锦还乡，希望能够早一天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可是现在连自己的家人都难以养活。父亲早亡，母亲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供我读大学，来日本自费留学的钱也是母亲用辛勤汗水换来的。日子过得好快，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做成。命运好像一直在捉弄人，绕来绕去，总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

起初，我与大多数人一样抱着淘金梦留学日本，经历了十几个工种的半工半读。为了维持生活和积攒学费，有时一天要打 3 份工，只要有坐下来的时间就想睡觉，醒来后却不知身在何处。于是常常扪心自问：我是谁，为什么要来这里忍气吞声，摧残自己，受罪又不讨好。这种留学生活持续了几年，后来浑浑沌沌地找了份工作，在满是噪音和污染的工厂里，说是翻译，其实是变相的打工。

2005 年末，我辞掉了工厂里的工作，辗转东京和上海，经历了半年多的漂泊后，又回到爱知县西尾市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厂里打零工。

我曾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市）和日本三重大学（三重县），按照自己的学历和能力找一份文职工作应该不成问题，可是在他乡的路上一挫再挫，唯有的一点自信也被碾得粉碎。我在失意中彷徨，在愤懑中隐忍，在无数次的噩梦中呐喊。

2007 年 3 月，我摆脱了折磨人的苦役，来到了太平洋沿岸只有两万人口的三重县鸟羽市，开始在一家日式酒店里工作。当时的酒店老板考虑到，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港澳台同胞以及大陆的游客到日

本旅游，期待我能从中起到桥梁作用。

鸟羽市位于日本最大的内湾伊势湾海口，与太平洋相接，是一处典型的靠海为生的古老渔乡。刚来鸟羽时，这个小城似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工作之余，常常驾着自己的老车一个人在志摩半岛周游。起初，只是漫不经心地在乡间穿梭，观赏日本人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朴素信仰和形形色色的民间仪式。经过几年的耳濡目染，逐渐对日本的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产生了兴趣。

2008年底，我设立了个人网站“中部华侨华人”，记录了一些当时日本中部地区华侨华人的活动，自己也写文章在网上发表。2010年6月我将网站名称变更为“日本纪行”，目的是把自己看到的异国文化介绍给广大的中国民众，做一个文化的传递者。为了做“日本纪行”，我走了很多地方，旅途遍及整个日本。从地图上看，日本面积并不大，可是当你围绕这个国度的风土文化奔走时，会惊异地发现它根本没有止境。

我一边工作，一边探访日本各地的民俗文化。“日本纪行”是我个人起头开始的，没有任何人的资助，路要自己跑，照片要自己拍，文章要自己写，网页要自己做。酒店的工资虽低，可是我不能没有那份工作。白天要上班，晚上和休息日常常在日本各地奔波。困了倦了就在车里打个盹儿，饿了就以面包充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后，我发现自己的行囊变得空空如也。微薄的工资、生活的窘困，加上工作带来的巨大压力，我的脚步不得不放缓，前方的路越走越窄。多年的旅日生活让我意识到日本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度，没有人会因为你做的事情有意义而伸出援手，大家只是冷眼旁观。我常常在失落中挣扎，在难以忍受的时候，只有反复默念着“阿弥陀佛”。

孤独的日子里，浩瀚的大海是我唯一的朋友。

清晨，站在鸟羽市的海湾可以观赏到太平洋上升起的太阳和来来往往的渔船。如果天气好的话，偶尔还可以看到两百公里外的富士山仿佛浮在海面上，那是海市蜃楼。对我来说它好像是忽隐忽现的希望一样填

充着我内心的空旷。在靠近岸边的海水中，年迈的海女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在波涛间作业，捕获海里的鱼贝。即使是冬天，刺骨的海风让每个人都打战的日子里，海女们也照常出海。我无数次看着她们在海中沉浮的身影，在人与自然、生与死的较量下，海女在我心中烙下了一个缥缈的、近似神圣的影像，一种我们只能驻足瞻仰而无法轻易靠近的原生态画面。

日本作为亚洲最东端的岛国，海洋文化鲜明可见。如果说富士山是这个国家的显在坐标，伊势神宫就是这个国度的隐性灵魂。岛国文化通常被认为是单一、排外、守旧。当我走进这个国度，年深日久，发现她像洄游的鱼儿，喜动、敏感、有序。其文化底蕴又仿佛附着在岩礁上的海贝，外表层层叠叠却包裹着细腻的内涵。

岛屿是海上的坐标。迁徙的候鸟万里迢迢、远渡重洋，小岛是它生灵的驿站。洄游的鱼、匍匐的贝，它们视岛礁为家。静水流深，游子远行，虚无缥缈。岛国人，临海而居，天长日久，像鸟像鱼。伴随着捕食环境的变化而迁徙游移，居无定所，喜欢无常。

日本先住民“海人”至今仍保留着古代海洋民族的某些特征。海人可以单纯地划分为海士（渔夫）和海女（渔女）。本书着重当代海女写实，透过她们阐释原生态文化在文明开化中逐渐消逝的现实以及亚洲海洋文化的亲缘性。

日本海女属于漂泊的水上族群，她们的生活方式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处于近似原始的状态。她们的历史很少有人谱写，因为她们半裸着身体，依靠最原始的方式捕获鱼贝，生产方式极其落后，生活面貌从古至今没有太多变化。她们与韩国济州岛海女以及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蜑民同属于被文明遗忘，被历史忽略的海上游牧民族。

我在异乡的海边常能看到以海为生的年迈海女，听见她们爽朗的谈笑声。每当看到她们被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的脸庞、倾听她们沧桑的故事时，就会联想起自己的母亲和久别的故乡。在不知不觉中，她们成了我心灵的安定剂，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故乡其实并不遥远，她一直在我心里，与大海与祖先融为一体。

第一章 海女与蜆民 / 1

- 1 邂逅海女 / 1
- 2 海女与蜆民 / 6
- 3 日本海人略记 / 13
- 4 海洋文化的传播者——百越 / 21

第二章 日本海女节 / 30

- 1 神岛采鲍节 / 32
- 2 国崎海女节 / 38
- 3 菅岛白髭节 / 43
- 4 答志岛小筑海节 / 48
- 5 草船送年神 / 53
- 6 石镜海女的传统习俗 / 55
- 7 海上泼水节 / 59
- 8 布施田小岛节 / 61
- 9 片田海女节 / 64
- 10 海中石佛信仰 / 67
- 11 投掷石经供养祖先 / 69
- 12 走访白滨海女节 / 71
- 13 北限海女节 / 79

第三章 日本海女采访实录 / 85

- 1 三代海女之家 / 86

- 2 野村礼子与海女小屋物语 / 89
- 3 现役海女中村佐百合 / 96
- 4 相差町的海士大田丰 / 103
- 5 年轻的海女井村千春 / 107
- 6 丸善的女将大田顺子 / 110
- 7 结识志摩海女田边京子 / 113
- 8 矶人海女山下真千代 / 116
- 9 最后的人鱼加田绢子 / 119

第四章 韩国济州岛海女 / 125

- 1 济州岛第一天 / 128
- 2 济州岛第二天 / 138
- 3 济州岛第三天 / 151
- 4 济州岛第四天 / 162
- 5 济州岛第五天 / 169

第五章 生命的源流 / 173

- 1 蟹人与珍珠 / 173
- 2 日本人的生食文化 / 183
- 3 鲍鱼、贝、伊势龙虾 / 187
- 4 即将消逝的海女 / 197
- 5 生命的源流 / 200

结 语 / 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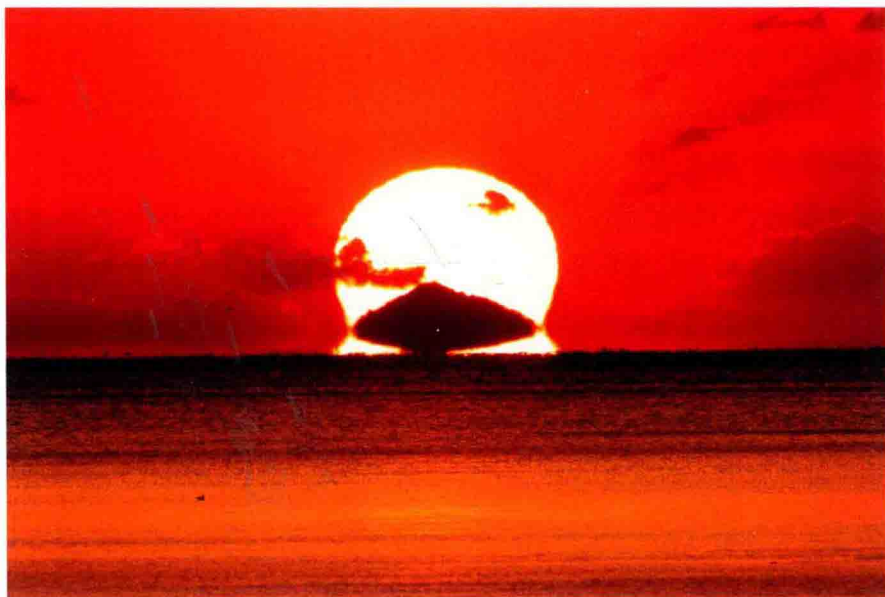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中文） / 207

参考文献（日文） / 209

第一章 海女与蜆民

1 邂逅海女

鸟羽市位于日本三重县志摩半岛东北部，西邻伊势市，南邻志摩市，北接伊势湾，东临太平洋。这里岛屿众多，海岸线绵长，人们生活在山海之间。



太阳包裹的神岛

鸟羽市周边有一些孤岛，其中的一座叫神岛，从鸟羽市乘船大概需要 30 分钟。神岛本来属于无名的小岛，过去曾是流人之岛，又称志摩八丈。日本伊豆群岛中有一处八丈岛，曾经是流人之岛。流人在日本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流浪之人，二是指被流放的罪人。日本的流人大多是身份显贵的政治犯或者是对朝政不满的知识阶层。神岛居民不足 500 人，信仰极其虔诚，单从文化的层面上来看，可以说是日本的一个小小缩影。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1925—1970）曾写了一部纯恋小说《潮骚》。小说中描绘的“歌岛”就是鸟羽市的神岛。《潮骚》被搬上屏幕后，这个原本无名的小岛开始在整个日本家喻户晓。

2008 年 10 月 5 日，我第一次踏上神岛，走访了影片《潮骚》的拍摄景地。岛上的八代神社祭祀的海神叫绵津见命，是当地的渔民祭拜祖先、祈祷渔业丰收和海上安全的土地庙。神社位于山坡之上，共有 214 段长满青苔的石阶。神社的入口摆放着两块狛犬（类似中国的石狮子像）。张嘴的叫阿像，闭嘴的叫吽像，在梵文中表示呼吸、生死、阴阳等含义。从神社继续往上走，就是神岛灯台。

灯台处向来访的游客展示着《潮骚》影片中一些珍贵的照片。当我看到日本影星山口百惠身穿白色海女服的照片时，眼前顿时一亮。20 世纪 80 年代初，黑白电视机刚刚进入千家万户时，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以及扮演幸子的山口百惠，像一股飓风一样席卷了大江南北。看着墙上的海女照片，我想起了童年，想起了那个不使用化肥种地、蜻蜓满天飞、家雀天天叫的朴素年代。眼前的小岛忽然间变得亲切起来，我和神岛的缘分由此开始。

祖上留下来的传统文化是顺应自然，不与自然抗争的文化。越是偏僻保守的地方，这种文化就保留得越完整。可是想要融入这种环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持有一份忍耐和敬畏之心，尤其是一个外人，或是外族。近代化尽管驱逐了古老和野蛮，但是文明又带给了我们什么呢？人本主义主张合理化、数据化和可视化。看不见的就容易



乘船出海的海女们 日本三重县鸟羽市

被忽略或淘汰。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万物都是从无到有，从有归无。看不见不等于无，看得见不等于有。常听人说：“现实一点儿吧！”如果现实只是强调物欲，那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世界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空间，自然如果一味地被践踏，人类最终也会遭到自然的遗弃。因为人与其他生灵一样，生于自然，归于自然。

2009年10月24日，我第二次参加了周游影片《潮骚》景地之旅。印象最深的是神岛居民敲着太鼓欢迎我们这些外来人的情形。神岛四面环海，太鼓的声音仿佛是海上传来的涛声，时而平静，时而激荡，高潮时如巨浪滔天，震撼人心。

在周游神岛的过程中，我偶然遇到了正在迁徙的青斑蝶。青斑蝶是一种巨型蝴蝶，它随着季节风往返于日本、冲绳与台湾之间，飞行距离长达两千多公里。对于青斑蝶来说，它不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界线，就像海里的洄游鱼一样，随着季节南北移动。春天，它顺着东南风向

北飞，在日本列岛的高山上避暑；秋天，又顺着西北风向南移。它那美丽而纤弱的翅膀如果没有灌注射死如归的灵魂怎能飞得那么遥远？我感叹这小小的生命，自愧不如！

2009年12月31日，也就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第三次踏上神岛。这次是为了观看每年元旦清晨举行的“迎旦祭”。顾名思义，迎接新年初升的太阳意味着辞旧迎新，岛上人期盼新的一年能有一个好的兆头。

2010年6月10日，我第五次来到神岛，次日观看了岛上一年一度的传统采鲍节（详见第二章）。这是我走进海女世界的第一步。从此，我便开始利用业余时间采访并拍摄志摩半岛的海女。

2014年10月11日，我参加了志摩市大王町海边举行的海女摄影会。大王町海岸位于志摩半岛的东南端，是优良的天然港湾，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持得良好，到了夏天，这里是孩子们嬉戏游乐的海水浴场。每年参加海女摄影会的摄影爱好者众多，可是外国人却寥寥无几，今年只有我一个人。充当摄影模特的是两名70岁高龄的志摩市海女，据说她们有50年以上的海女职历。摄影爱好者们拥挤在沙滩上，变换着各种角度和姿势拍摄两名老海女，这给寂静的海岸增添了一份活力。

日本正面临高龄少子化的社会问题，渔乡的风情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生机。50年前，渔村的女儿中学一毕业就很自然地选择当海女。可现在的高中生不管学习好坏，都进入城市里读大学，海女的继承人变得越来越少。社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环境却不断地被破坏。上一代的努力换来下一代的舒适，质朴的生活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欲望。

透过镜头，老海女长年被阳光暴晒的紫铜色皮肤和布满皱纹的脸，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无情和人生的苦涩。我无言地站在海边，看着潮起潮落，一种莫名的感伤涌上心头，我想起了10年未见的母亲。自从日本留学、打工、奋斗、漂泊，后来又专注于日本的民俗文化，我牺牲了家庭，忘却了故乡。眼前的老海女忽然和辛苦一生的母亲的影子重叠在一起，我伤心至极。晚上回到家里，开始整理有关海女的资



料，决定将几年来记录的海女们的生活和被社会冷落的原生态文化编辑成书，让更多的人知道海女的存在，了解她们不平凡的一生。

2015年3月29日，我的第一部随笔《現代の海女》在日本问世。第二天（3月30日），我便乘坐飞机前往韩国济州岛，在济州国际机场与母亲久别重逢，苦涩与欣喜难以言表。在济州岛度过的4天里，我有幸又遇到了许多济州岛海女。晚上和母亲促膝谈心，相互落泪。来日本这么多年，钱没赚到，在忍受诸多歧视和不公之下，我获得了许多的精神财富。母亲谅解了我，并鼓励我说：“想做的事就做到底吧。”

2 海女与蜆民

海女是生活在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特殊群体。她们是古代海洋族群的后裔，属于潜水渔猎民族。她们的历史如同人类诞生一样悠久。这一族群靠海为生，徒手潜入海中捕捞海草、鲍鱼、海螺、海参、海胆、海蛎等名贵的天然海产，现在依然保留着原始的潜水渔猎方式。

日本属于岛国。过去在海边生活的原始族群叫海人或海部，他们不分男女，个个赤裸着上身，在海边或木船上度过漂泊荡漾的一生。翻开100年前的日本古书，海女原来被称作“蜆”“蜆女”“蜆妇”“潜女”“潜妇”“海人”“白水郎”“泉郎”等。

海女一词是近代社会对她们的称呼。单从日本三重县报刊《伊势新闻》来看，“海女”一词最早出现在《伊势新闻》1902年9月的一篇报道中^①。因为对海女感兴趣，最初我买了一本《志摩の海女》，著者是三重县鸟羽市出生的岩田準一（1900—1945）。这本书的第一版叫《志摩の蜆女》。日本的书籍越古老，出现的古汉字越多。为了一查究竟，我开始在网上和书籍中寻找“蜆”字的渊源。

^① 三重大学教授塚本明撰《『伊勢新聞』に見る近代の志摩海女：明治・大正期の「海女」の諸相》